

溫國文正司馬公文集

二

溫國文正公文集卷第十九

章奏四

遠謀

重微

務實

論舉選狀

論張叔詹知蔡州狀

十二等分職任差遣劄子

乞省覽制策劄子

遠謀

易曰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書曰遠乃猷詩曰猷之未遠是用大諫昔聖人之教民也使之方暑則備寒方寒則備暑七月之詩是也觀夫市井裨販之人猶知早則資舟水則資車夏則儲裘褐冬則儲絺絺絺偷安苟生之徒朝醉飽而暮飢寒者雖與之俱爲編戶貧富必不侔矣况爲天下國家者豈可不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乎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網緜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子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迨天之未陰雨者國家閑暇無有災害之時也徹彼桑土者求賢於隱微也網緜牖戶者脩教其政治也夫桑土者鷗鴞所以固其室也賢雋者明主所以固其國也國既固矣雖有侮之者庸何傷哉臣竊見國家每邊境有急羽書相銜或一方饑饉餓莩盈野則廟堂之上焦心勞思

忘寢廢食以憂之當是之時未嘗不以將帥之不選士卒之不練牧守之不良倉廩之不實追責前人以其備禦之無素也幸而烽燧息五穀登則明主舉萬壽之觴於上群公百官歌太平縱娛樂於下晏然自以爲長無可憂之事矣嗚呼使自今日以往四夷不復犯邊水旱不復爲災則可矣若猶未也則天幸安可數恃哉陛下何不試以閑暇之時思不幸邊鄙有警饑饉荐臻則將帥可任者爲誰牧守可守者爲誰雖在千里之外使之常如目前至於甲兵之利鈍金穀之盈虛皆不可不前知而豫謀也若待事至而後求之則已晚矣夫四夷水旱事之細者也抑又有大於是者陛下亦嘗留少頃之慮乎詩云維彼聖人瞻言百里維此愚人覆狂以喜此言遠謀之難知近言之易行也夫謀遠則似迂迂則人皆忽之其爲害至慘也而無切身之急爲利至大也而無旦夕之驗則愚者抵掌謂之迂也宜矣國家之制百官莫得久於其位求其功也速責其過也備是故或養交飾譽以待遷或容身免過以待去上自公卿下及斗食自非憂公忘私之人大抵多懷苟且之計莫肯爲十年之規況萬世之慮乎自非陛下惕然遠覽勤而思之日復一日長此不已豈國家之利哉此臣日夜所以痛心泣血而憂也昔賈誼當漢文帝之時以爲天下方病大瘡又苦路藍又類辟且病痲陛下視方今國家安固公私富實百姓樂業孰與漢文然則天下之病

無乃更甚乎失今不治必爲痼疾陛下雖欲治之將無及已治之之術非有它奇巧也在察其病之緩急擇其藥之良苦隨而攻之勿責目前之近功期於万世治安而已矣

重微

虞書曰統統業業一日二日万幾何謂万幾幾之爲言微也言當戒懼万事之微也夫水之微也捧土可塞及其盛也漂木石沒丘陵火之微也勺水可滅及其盛也焦都邑燔山林政治之於微則用力寡而功多治之於盛則用力多而功寡是故聖帝明王皆銷惡於未萌弭禍於未形天下陰被其澤而莫知所以然也周易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霜者寒之始也冰者寒之極也坤之初六於律爲林鍾於曆爲建未之月陽氣方盛而陰氣已萌物未之知也是故聖人謹之曰履霜堅冰至言爲人君者當絕惡於未形杜禍於未成也繫辭曰知幾其神乎君子知微知章知柔知剛万夫之望謂此道也孔子謂魯哀公昧爽夙興正其衣冠平旦視朝慮其危難一物失理亂亡之端君以此思憂則憂可知矣太宗皇帝命昭宣使河州團練使王繼恩討蜀平之宰相請除繼恩宣徽使太宗不許曰宣徽使位亞兩府若使繼恩爲之是官官執政之漸也宰相固請以繼恩功大它官不足以賞之太宗怒切責宰相特置宣政使以授之真宗皇帝欲與章穆皇后及後宮遊內庫后諱曰婦人之性見珍寶財貨不能無求夫府庫者國家所以養六軍備

非常也豈耗散之於婦人非所以重社稷也真宗深以爲然遂止由是觀之先帝以睿明卓越防微杜漸如此之深可不念哉昔扁鵲見齊王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侯不悅曰醫之好利也欲以不疾者爲功及在血脉在腸胃侯皆不信及在骨髓扁鵲望之遂逃去徐福言霍氏太盛宜以時抑制漢宣帝不從及霍氏誅人爲之訟其功以爲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爲上客故未然之言常見弃忽及其已然又無所及夫宴安怠惰肇荒淫之基奇巧珍玩發奢泰之端甘言悲辭啓僥倖之塗附耳屏語開讒賊之門不惜名器導僭逼之源假借威福授陵奪之柄凡此六者其初甚微朝夕狎玩未睹其害日滋月益遂至深固比知而革之則用力百倍矣伏惟陛下思萬幾之至重覽大易之明戒誦孔子之格言繼先帝之聖志使扁鵲得早從事毋使徐福有曲突之歎則可以修之於廟堂而德冒四海治之於今日而福流萬世優游逍遙而光烈顯大豈不美哉豈不美哉

務實

周書曰若作梓材既勤櫟斲惟其塗丹牖此言爲國家者必先實而後文也夫安國家利百姓仁之實也保基緒傳子孫孝之實也辨貴賤立綱紀禮之實也和上下親遠適樂之實也決是非明好惡政之實也詰姦邪禁暴亂刑之實也察言行試政事求賢之實也量材能課功狀審官之實也詢安危訪治亂納諫

之實也選勇果習戰鬪治兵之實也實之不存雖文之盛
美無益也臣竊見方今遠方窮民轉死溝壑而屢赦有罪
循門散錢其於仁也不亦遠乎本根不固而有識寒心而道
官佛廟修廣街容其於孝也不亦遠乎統紀不明名器紊亂
而彫續文物修飾容觀其於禮也不亦遠乎群心乖戾元
元愁苦而斷竹數黍敲叩古器其於樂也不亦遠乎是非
錯繆賢不肖混雜而鈎校簿書訪尋比例其於政也不亦
遠乎姦暴不誅冤結不理而拘泥微文糾擿細過其於刑
也不亦遠乎行能之士沉淪草野而考校文辭指抉疵病
其於求賢不亦遠乎材任相違職業發弛而檢勘出身比
類資序其於審官不亦遠乎久大之謀棄而不省淺近之
言應時施行其於諫也不亦遠乎將帥不良士卒不精而
廣聚虛教徒取外觀其於治兵不亦遠乎凡此十者
皆文具而實亡本失而未在譬猶膠板爲舟搏土爲
楫敗布爲帆朽索爲維盡以丹青衣以文繡使偶人
駕之而履其上以之居平陸則煥然信可觀矣若以
之涉江河犯風濤宜不危哉伏望陛下撥去浮文悉
敦本實選任良吏以子惠庶民深謀遠慮以保安宗
廟張布綱紀使下無觖心和厚風俗使人無離怨別
白是非使万事得正誅錮姦惡使威令必行取有益
罷無用使野無遺賢進有功退不職使朝無曠官察
讜言考得失使謀無不盡擇智將練勇士使征無不
服如是則國家安若泰山而四維之也又何必以文
采之飾歌頌之聲眩耀愚俗之耳目哉

論舉選狀

右臣竊以取士之道當以德行為先其次經術其次
政事其次藝能近世以來專尚文辭夫文辭者廼藝
能之一端耳未足以盡天下之士也國家雖設賢良
方正等科其實皆取文辭而已近以拾遺補遺文應
天下士人有素數節行無通學術久爲鄉里所推者
委轉運使提點刑獄同加搜訪每路各三兩人仍與
本處長吏連署結罪保舉聞奏所舉之人朝廷命本
州敦遣至則館於太學待遇甚厚考試之際不糊名
謄錄既而署等補官皆過所望此誠合先王取士之
道臣謂國家將除積久之弊立太平之基天下士大
夫皆靡然嚮風矣行之未幾忽聞朝廷一切罷之無
不悵然失望臣誠竊慮不識所謂若以所舉之人多
非實有才行則當治舉將之罪別加搜訪豈可以一
二人謬濫廢天下之舉賢是由因循而廢天下之舟
因壹而廢天下之食也且人之毀譽或出愛憎難復
聖賢不能自免孔子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
焉恐國家亦未可以此選斷否臧遠行黜陟也就使
其人平昔所行就有虧缺古之人或舉於漁鹽或舉
於盜賊豈可不察其改行自新而終身棄之乎且人
之行能迭有短長若不弃瑕錄用而以一節廢之則
失之多矣臣愚以爲天子撫有四海海內之士不可
一一身察之也必資舉者然後能盡天下之才既用
舉者之言授之爵祿苟不嚴爲禁約以防其私則請

託欺罔無不至矣竊以孝者士之尊行廉者吏之首務故漢世舉士皆用孝廉行之最久得人爲多唐武德應天下知州府軍監任內聽舉孝廉一人大藩聽舉二人轉運使提點刑獄任內聽舉三人並須到任及一年以上方得奏舉夫鄉舉里選雖爲古法今之爲吏者不得久於其任士之素行或不能盡知若本部無人可舉即聽舉別部之人素所知者以充其數其在京兩制以上聽歲舉一人其舉狀逐時送下貢院置簿收掌每遇科場詔下即委貢院選擇其日以前舉主最多者取三十人申奏降指揮下本貫敦遣赴闕若舉主數同者即以發狀先後爲次謂舉主別有三月前者仍於進士奏名額內減三十人候到闕日或陛下臨軒親試或委中書門下試經義策一道時務策一道但以義理優長爲上不取文辭華美若所對經義乖戾聖意及時務全不通曉方行黜落其及第授官並與進士第一甲同在明經之上仍於告身前列坐舉主姓名其所舉之人若犯私罪情理重及正入已賊未及第者舉主減三等已及第者減一等坐之並不以赦原其公罪及私罪情理輕者舉主不坐其未舉以前若曾犯罪除公案見在證驗明白外舉主亦不坐即因勢要屬請求舉及爲人屬請并受屬請而舉之者並科違制之罪受賊者並以枉法論即敦遣不至者更不就除官若累經敦遣不至即乞朝廷臨時裁度特加聘召不爲定制又國家置明經

一科少有應者及諸科所試大義有司不以定去留蓋由始者立格太高致舉人合格者少自欲乞今後明經所試墨義止問正文不問注疏其所試大義不以明經諸科但能具注疏本意說解稍詳者爲通雖不失本意而講解疎略者爲粗餘並爲不若能先具注疏本意次引諸家辭說更以己意裁定援據該贍義理高遠雖文辭質直皆爲優等與折二通若不能記注疏本意但以己見穿鑿不合正道雖文辭辨給亦降爲不其明經以六通諸科以四通以上爲合格若合格人少即并取粗多者合格人多即減去通少者委該官臨時相度令合元額又舊制明經以周易尚書爲小經今欲乞以周易尚書毛詩爲一科三禮爲一科春秋三傳爲一科皆習孝經論語爲帖經又說書一科議者多以爲不當廢欲乞與明經並置但每次科場止取十人奏名在諸科額內試中受官並與諸科同若自以本科及第或出身者更不得就試說書如此則求賢之路廣請託之源絕浮僞之風息得人之頌興矣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論張叔詹知蔡州狀
入月下節上請改知
州叔詹進乞致仕

許之

右臣竊見前知壽州張叔詹因本路監司奏以本州水災叔詹非才乞別差人尋移知蔡州伏緣壽蔡之民皆陛下赤子叔詹若爲政無狀於民有害移徙置此有何所殊况蔡州封部關遠戶口繁庶土饒山林

素多盜賊地望之重過於壽州牧守之任尤須擇人
宜有因不才彼所更得善處若叔詹實有才能惠及
於民則當治本路監司固上誣賢之罪使叔詹仍居
舊任不復移易今臧否不分進退無據眾口籍籍皆
云未允目前上言爲治之要在於擇人賞罰此亦擇
人不精賞罰不當之一事也況叔詹資性庸下老而
益昏本無片長授任過分其爲忝冒人盡知之使之
從政所至爲害伏乞朝廷直今致仕或授以冗散之
職勿使親民庶幾黜陟明白無損政體謹具狀奏聞
伏候勅旨

十二等分職任差遣劄子

臣竊以國家張官置吏任事久則能否著能否著則
黜陟明黜陟明則職業脩職業脩則萬事理此古今
致治之要術也今朝廷明知任官不久之弊然不能
變更者其患有二一者仕進資途等級太繁若不踐
歷無由擢用二者歲月叙遷有增無減負少人多無
地可處此所以熟視日久而無如之何者也臣嘗不
自知其愚賤私爲陛下慮之竊以今之所謂官者古
之爵也所謂差遣者古之官也官以任能爵以嚮功
今官爵渾雜品秩紊亂名實不副負數濫溢是以官
吏愈多而萬事益廢欲治而清之莫若於舊官九品
之外別分職任差遣爲十二等之制以進退群臣謹
具條列如左

一十二等之制宰相第一兩府第二兩制以上第三

三司副使知雜御史第四三司判官轉運使第五提
點刑獄第六知州第七通判第八知縣第九幕職第
十令錄第十一判司簿尉第十二其餘文武職任差
遣並以此比類爲十二等若上等有關則於次等之
中擇才以補之

一十二等之中舊無負數者並乞以即今人數爲定
實自今有關則補不可更增

一十二等之人德行學術政事勇略錢穀刑獄文辭
各隨才授任其提點刑獄以上皆無罷滿之期知
州知縣縣令四年餘皆三年爲滿未滿之間稱職
有功則改官益祿賞賜獎諭仍居舊任必須上等
有關然後選擇遷補其不能稱職者則移易黜陟
有罪者衆竄刑誅

一同等之人雖名有尊卑事有關劇地有遠近治有
小大遇遷補之時不復以資任相壓皆合爲一等選
擇進用

一提點刑獄以上伏乞陛下與執政大目親加詳擇其
知州以下委之審官院幕職以下委之流內銓遇上
等有闕即於次等之中取職業修舉功利及民累經
褒賞或有舉主數多者次取常調少過者以次遷補
一應磨勘合改京官又且依常調差遣須候上等有
闕即取有功或舉主最多者以次遷補其自幕職入
知縣者並改京官

一因資蔭得京官者分監當爲三等初任皆入下等

監當候中等上等有闕亦依簿尉令錄之制取有功或舉主多者以次還補若知縣有闕則與幕職混同還補但不改官而已仍自今後以資蔭授官者須歷簿尉不得直除京官

一應因貪虐不公或昏懦廢職坐除免停替之人永不得復舊等差遣內別無入已贓曾經叙理得差遣或降充監當者五年之外有舉主五人以上聽復舊等差遣

右十二等之制伏望裁擇或有可采乞下公卿大目詳議然後施行取進止

乞省覽制策劄子

臣竊以國家本置六科蓋欲以上觀朝政之得失下知元元之疾苦非爲士人設此以爲進取之階也臣昨差覆考應制舉人所試策竊見上等三人所陳國家大體社稷至計其間其有可采擇者伏望陛下取正本留之禁中常置左右數加省覽以爲儆戒其副本下之中書各擇其所言合於當今之務者奏而行之使四方之人皆知朝廷求直言之士非以飾虛名廼取其實用也又目前所獻五規雖智識闇淺辭語鄙陋然皆臣夙夜盡志竭誠以思治世之要道非拍陳一事之得失於有司無所施行亦望陛下以視朝之隙時取觀之庶幾於聖政或有萬分之益取進止

溫國文正公文集卷第十九

司馬文正公文集卷第二十

章奏五

論制策等第狀

免比使第一狀

免比使第二狀

與樂道論燕飲狀

論兩府遷官狀

建儲劄子

荒政劄子

論夜開宮門狀

論上殿屏人狀

建儲

勸農劄子

乞矜恤陳洙遺孤狀

論環州事宜狀

論蘇安靜狀

論張方平守邊輕易狀

論均稅官吏乞隨功過量行懲勸狀

論張方平第二狀

論制策等第狀

論其言切直不可棄也

右臣近蒙差赴崇政殿後覆考應制舉人試卷內園毯兩號所對策辭理俱高絕出倫輩然毯所對命秩之差虛實之相養養等一兩事與所出差舛臣遂與范

鎮同議以圓爲第三等毡爲第四等詳定官已定從
覆考竊知初考官以爲不當朝廷更爲之差官重定
復從初考以毡爲不入等臣竊以國家置此六科本
欲取材識高遠之士固不以文辭華靡記誦雜博爲
賢臣所試文辭臣不敢言但見其指陳朝廷得失無
所顧慮於四人之中最爲切直今若以此不蒙甄收
則臣恐及下之人皆以爲朝廷虛設直言極諫之科
而毡以直言披黜從此四方以言爲諱其於聖主寬
明之德虧損不細臣區區所憂正在於此非爲臣已
考爲高等苟欲遂非取勝而已也伏望陛下察臣愚
心特收毡入等使天下之人皆曰毡所對事目雖有
漏落陛下特以其切直收之豈不美哉謹具狀奏聞
伏候勅旨

免北使第一狀

右臣竊知已降勅命差臣充北朝國信使臣緣名犯
北朝諱所行文字雖可以更改竊慮臨時語言不能
記憶或有觸犯燕臣體羸多病性不耐寒若涉窮荒
必生疾病非敢自愛恐於王事有所廢闕伏望聖慈
矜憫別賜差官在於愚臣實爲至幸謹具狀奏聞伏
候勅旨

免北使第二狀

善人改

右日先曾奏乞免充北朝國信使至今未奉朝旨竊
以專對之任亦須擇才臣不惟名犯北朝諱及性不
耐寒燕臣不經接伴未能諳練南北事體資性拙訥

恐辱王命伏望聖慈矜察早賜選差曾經接伴之人
充國信使所貴臨事不至闕誤謹具狀奏聞伏候勅
旨

與楊政論燕飲狀

臣政等竊見今歲以來災異屢臻日食地震江淮騰
溢風雨害稼民多菜色此正陛下側身克己書禮蕃
樂之時而道路之言皆云陛下近日宮中燕飲微爲
過差賞賚之費動以萬計耗散府庫調歛細民況酒
之爲物傷性敗德禹湯所禁周公所戒殆非所以承
天憂民輔養聖躬之道也陛下恭儉之德彰信兆民
議者皆以爲後宮奢縱務相誇尚左右近臣利於賞
賚陛下重違其請屈意從之夫天以剛健爲德君以
正固爲事奈何徇後宮左右之欲上忽天戒下忘民
病中不爲宗廟社稷深自重惜臣等愚惑竊爲陛下
不取也伏望陛下當此之際悉罷燕飲安神養氣後
宮妃嬪進見有度左右小臣賞賚有節及厚味脂毒
之物無益奉養者皆不宜數御以傷太和適可以解
皇天譴告之威慰元元困窮之望保壽命無疆之休
天下群生不勝幸甚臣等區區納忠忘死惟陛下裁
察取進止

論兩府遷官狀

未叙上兩府等

右臣伏見朝廷因進用宰臣韓琦等凡兩府之臣盡
遷一官臣愚不明大體未識所謂竊恐從此相承遂
爲故事凡公卿者百吏之表率今國家方以百吏繁

允思革其弊而公卿無故一切遷官將何以使三百赤芾受爵不讓者有所愧心哉況慶曆中陛下以數月不雨執政之臣皆降一官以答天戒今歲日食地震河及江淮以溢橫流烈風澍雨敗傷五稼四方之民墊溺流離不可勝紀比於慶曆災害尤衆而兩府大臣無間新舊皆被褒遷殆非所以仰承天心下慰衆庶之意也竊計大臣當此之際亦必不敢受無名之賞伏望陛下因其糾讓內惟樞密使副使不可以給諫及郎中爲之者依舊制外其餘皆不遷官以養大臣廉讓之節無使之負謗於海內則其爲德澤愈厚矣

建儲劄子

臣光於至和三年通判并州事日三曾上言乞陛下早定繼嗣以遏亂源當是之時臣疏遠在外猶不敢隱忠受死數陳社稷至計況今日待陛下左右官以諫爭爲名竊惟國家至大至急之務無先於此若捨而不言專以冗細之事煩瀆聖聽厭塞職素是臣懷姦以事陛下罪不容於誅臨伏望陛下取臣曷時所進二狀少加省察或有可取乞斷自聖志早賜施行如此則天地神祇宗廟社稷群臣百姓並受其福惟在陛下一言而已取進止

荒政劄子

臣竊聞淮南兩浙今歲水災民多乏食往往群輩相聚操執兵杖販鬻私鹽以救朝夕至有與官軍拒鬪

相殺傷者若浸淫不止將成大盜朝廷不可不深以爲憂蓋由所司權之太急故抵冒爲姦臣聞周禮以荒政十有二聚民近者朝廷略以施行惟舍禁除盜賊二者似未留意今赤子凍餒濱於溝壑奈何尚與之爭錙銖之利宜爲民父母之意哉臣謂陛下且戒諭職司使明體朝意稍弛鹽禁而嚴督盜賊緩課利不充之罰急群行剽劫之誅廢告捕私鹽之賞旌討禽獍暴之功并聚斂之小得保安全之大福除惡於纖介弭亂於未形最策之得者也取進止

論夜開宮門狀

右臣竊聞今月二十五日十三公主薨其日宮中迭續出城留宮門及城門至夜深方閉物情駭異以爲非宜雖陛下慈愛至深然門闕之禁不可不嚴若以式律言之夜開宮殿門及城門者皆須有墨勅魚符其受勅人具錄所開之門并出入人帳送中書門下自監門衛大將軍以下俱詣閭覆奏御注聽即請合符門鑰監門官司先嚴門仗所開之門內外並立隊燃炬火對勘待合然後開之符雖合不勘而開者勸將不合而爲開及不承勅而擅開開若得出入者刺將人出入其刑名輕者徒流重者處絞今以乳兒出殯之故內自禁掖外達郊野諸門洞開一如晝日車馬往來絡繹不絕出入之人無復讖訂有如萬分之一茲險不逞之人雜處其間豈可不爲之寒心哉伏望陛下深鑒安危防微杜漸自今官殿門城門並須

依時開閉非有急切大事勿復夜開必不得已須至夜開者即乞陛下親降手勅加以御寶受勅之人仍寫出入帳委宿衛當上之官衆共驗勅文真的然後覆奏候再見御批方請開鑰與監門官親自監開依帳點閱人數放令出入即時下鑰進納門鑰其宿衛監門官司若不見手勅及御批而輒敢開者依不承勅而擅開閉律文施行雖有手勅御批不參驗及親自監開點閱人數者依行雖合不勘而開律文施行庶可以養萬衆之威尊消姦宄於未萌也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論上殿昇人狀

九月九日上奏

臣等竊聞自先帝以來應兩府臺諫官等上殿奏事左右侍臣悉皆屏退蓋以君不密則失目目不密則失身重慎樞機不得不爾竊見近日臣僚上殿奏事左右侍臣不遵舊制或有進至殿角板障門以裏與御座相去不過數步陛下德音及群臣敷奏之語皆可聽聞其間有機密大事若致漏洩大為不便欲乞一依舊制今後應遇兩府臺諫官等上殿奏事其左右侍臣並於殿角板障門外踏道下祇候仍乞委都知押班於兩邊板障門外檢校如敢竊有覘聽者並具姓名聞奏勘罪施行取進止

建儲九月二日上殿制子二道等

自近於前月二十六日上殿敷奏乞檢會臣在并州所奏三狀早定繼嗣事陛下聖意昭然即垂聽納凡

所宣諭皆非愚目所能及此乃天地神祇保佑皇家實萬世無疆之休也臣謂陛下朝夕當發德音宣告大臣施行其事今將近一月未有所聞豈陛下以茲事體大慎選宗室未得其人將左右之人有所間沮榮惑聖聽臣皆不得而知也臣聞為人後者為之子也著於禮律皆有明文漢孝成帝即位二十五年年四十五以未有皇嗣立弟子定陶王欣為太子今陛下即位之年及春秋皆已過之豈可不為宗廟社稷深思遠慮哉況今亦未使之正東宮之名但願陛下自擇宗室仁孝聰明者養以為子官爵居處稍異於衆使天下之人皆知陛下意有所屬以俟遠近之心俟他日皇子生復使之退歸蕃邸有何所傷此誠天下安危之本願陛下決意而遠行之取進止

勸農劄子

臣聞食者生民之大本為政之首務也饑饉之世珠玉金銀等於糞土惟穀之為貴不可一日無也今國家每下詔書必以勸農為先然而農夫日寡游手日繁豈非為利害所驅邪今農夫苦身勞力惡衣糲食以殖百穀賦歛萃焉繇役出焉歲豐則賤糶以應公上之須給債家之求歲凶則流離異鄉轉死溝壑如是而欲使夫商賈未作之人坐漁厚利弊衣美食者轉而緣南畝斯亦難矣然則勸農者言也害農者政也天下生之者益少食之者益多欲穀之無涸得平哉為今之術勸農莫如重穀重穀莫如平糶使諸路

轉運使及州軍長吏遇豐歲能廣諒糴入官滿之日倉廩之實比於始至增羨多者賞之其無水旱之災益兵之費而蓄積耗減者黜之又令民能力田積穀者不以爲家賞之數如是則穀重而農勤雖有饑饉常無流亡盜賊之患矣今歲河北河東緣邊穀糴至賤此亦國家所宜留意者也

乞矜恤陳洙遺孤狀

右臣竊見殿中侍御史裏行陳洙資性忠果憂公忘私稟命不永奄辭聖世垂沒之際猶上章奏摺紳之倫靡不嗟惜宜有旌嘉異於諸臣家素貧乏遺孤頗衆歸葬閭越道途險遠伏望朝廷特賜矜憫依監祭御史裏行張宗誼例除子男一人官及乞降朝旨下衛信建三州候洙喪柩至彼差人防護津送前去亦足以示朝廷褒直勸忠終始之恩也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論環州事且狀

右臣竊知環州熟戶蕃部也聚攻劫殺傷兵民雖犬羊之衆人面獸心緩之則驕急之則叛固其常性亦由將吏恩不能懷威不能服信不能結勇不能斷平居無事則擾之使亂及其陸梁又不能制是使戎狄順服王化則浸苦不安竊驚鴟張則富饒熾大凡邊境所以多事未有不由此也夫以屬國小胡背誕不恭而國家不能禽討使西北二虜聞之豈不益有輕漢之心伏望陛下特詔陝西不干礙監司體量蕃部

所以叛亂之因若果由將吏撫御乖方所致則乞明行誅責以謝邊民更選良將能更有方略者使之鎮遏分別蕃部善惡附順者撫而安之以壞散其黨悖逆者討而誅之使求久懾服不然臣恐其日月浸深罪惡愈重自知不爲朝廷所容將外連西夏內結諸部黨與益衆氣焰益大方爲朝廷肝食之憂非特鼠竊狗偷而已也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論蘇安靜狀

右臣伏見朝廷近除帶御器械蘇安靜充內侍省押班臣竊聞國家舊制兩省押班須年五十以上方得爲之安靜年未五十特蒙擢用臣恐自今以後內臣求進者援以爲例迺有年齒極少遂居衆首國之舊章因此隨壞竊爲朝廷重之伏望陛下追寢安靜前命以存典故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論張方平守邊輕易狀

右臣竊聞近者秦鳳路經略安撫使知秦州張方平承信邊人虛稱西夏點兵侵犯邊境惶擾失度閉門乘城移牒鄰路索自教自求興以西軍馬皆被抽發使近邊之民轉相驚動關隴騷然仍飛奏上聞致朝廷憂疑已而按省皆無事實方平身爲元帥繫一方安危舉措施爲衆所瞻倚今乃怯懦輕易一至於此萬一疆場實有警急使方平當之豈不敗事臣竊恐戎狄聞之得以闕將帥之淺深益有輕中國之心非所以壯皇威鎮殊俗也伏望朝廷治方平之罪嚴加

譴謫更擇明智沈勇之人以代其任庶幾國家藩屏得禦侮之臣可以高枕矣

論均稅官吏乞隨功過量行懲勸狀

右臣先奉勅與三司同共詳定均稅已立條約下諸路監司施行去訖竊以爲國家凡欲立事當先使賞罰明白然後事無不成伏見職方員外郎秦植前通判德州事均五縣稅皆得平允並無入戶詞訟若與庸愚之人煩擾敗事者同歸常調無殿最則能吏解體必無成功伏望朝廷察其勤瘁優加酬獎并其餘均稅官吏隨其功過量行懲勸則來者觀之無不盡力矣謹具奏聞伏候勅旨

論張方平第二狀

右臣先於今月十四日上言秦鳳路經略安撫使張方平怯懦輕易乞更擇良將以代其任未蒙朝廷采納臣聞將者成敗之機安危之本固不可以任非其人今方平舉措輕脫震駭一方傳笑天下不才之跡章灼如此而朝廷猶掩覆包含一無所問臣恐戎狄聞之皆有窺窬之志吏士觀之皆有輕侮之心是國家重惜方平而輕棄秦隴也凡將帥能否患在不知既知其不能而任之如故臣誠愚竊深所未達議者或以爲方平雖失於倉猝然止於過爲備禦若從而罪之恐自今守邊之臣聞有寇至皆不敢爲備也臣竊以爲不然所謂爲備者當平居無事之時簡其將佐訓其士卒嚴其壁壘利其器械審其間諜遠其斥

候使朝夕之間常若寇至如是則雖有猛鷲之敵不能犯也萬一犯之可以安坐而制之耳何至狼狽如是哉臣聞方平在秦鳳專以貴倨自處下情壅而不通自門牆之外皆可欺也況於兵民之休戚戎狄之情偽方平安得而知之是以一旦承信虛聲惶惑失據內譟諸郡上動朝廷比而不責典刑安用臣所以區區獻言不已者乃責方平之無備非責其爲備也伏望朝廷察臣前後所言明治方平之罪謫之遠方以儆封疆之臣使皆豫爲備禦不敢驕傲懈弛如方平所爲也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溫國文正公文集卷第二十

溫國文正公文集卷第二十一

章奏六

論公主宅內臣狀

論皇城司巡察親事官劄子

論復置豐州劄子

論上元遊幸劄子

論以公使酒食遺人刑名狀

論諸科試官狀

論上元令婦人相撲狀

正家劄子

優老劄子

論湖南提刑張田狀

論張田第二狀

論張方平第三狀

論李瑋知衛州狀

辭知制第一狀

第二狀

論公主宅內臣狀

右臣近聞有聖旨令召前管句充國公主宅內臣二人復還本宅臣與楊政龔鼎臣同有論列以爲非宜未蒙允納臣聞父之愛子教以義方弗納於邪公主生於深宮年齒幼穉不更傳姆之嚴未知失得之理臣謂陛下宜導之以德約之以禮擇淑淳長年之人使侍左右朝夕教諭納諸善道其有恃恩任意非法

邀求當少加裁抑不可盡從然後慈愛之道於斯盡矣此二人嚮在主第罪惡山積當伏重誅陛下寬赦斥之外方中外之人議論方息今僅數月復令召還道路籍籍口語可畏殆非所以成公主肅雍之美彰陛下義方之訓也臣實憤悵爲陛下惜之伏望陛下察臣愚忠追上前命無使四方指目以爲過舉虧損盛德非細故也謹具狀奏聞

論皇城司巡察親事官劄子十二月九日

官決狀

臣等伏聞皇城司親事官奏報有百姓殺人竊錢物休和事下開封府推鞠皆無事實欲乞元初巡察人照勘其皇城司庇護不肯交付臣等竊以祖宗開基之始人心未安恐有大姦陰謀無狀所以躬自選擇左右親信之人周流民間密行伺察當是之時萬一有挾私誣枉者則斧鉞隨之是以此屬皆知畏懼莫敢爲非今海內承平已踰百年上下安固人無異望世變風移宜有釐革而因循舊貫更成大弊乃至帝室姻親諸司倉庫悉委此屬廉其過失廣作威福公受貨賂所愛則雖有大惡掩而不問所憎則舉動語言皆見指撻臣等常病國家擇天下賢才以爲公卿百官而猶不可信顧任此廝役小人以爲耳目豈足恃哉今乃妄執平民加之死罪使人幽繫園圍橫罹楚毒幸而不自誣服僅能辨明若更不聽有司詰問元初巡察之人必加懲戒臣恐此屬無復畏懼

愈加恣橫使京師吏民無所措其手足此豈合祖宗之意哉伏望朝廷指揮皇城司令送元初巡察人下開封府推問本情或別有仇嫌或察訪幽薈各隨其狀依法施行仍自今後永爲定制庶可以塞欺罔之源絕侵覓之門以全國家至公之道取進止

論復置豐州劄子

臣等伏見國家復修豐州故城仍差人知州此誠河西險要之地修之甚便然其地勢孤絕外迫寇境鄰者王氏知州之時所部蕃族甚衆有永安來遠保寧三寨皆以蕃族守之慶曆初拓跋元昊攻陷州城州民及三寨蕃族盡爲所虜掃地無遺今州城之中但有丘墟瓦礫環城數十里草莽林麓而已若建以爲州則須復設外寨備置官吏廣屯兵馬多積芻糧皆應調發內地之民以奉之勞費甚大此所謂徇虛名而受實弊也頃年朝廷欲修豐州城河東經略司嫌其單外廼於其南數十里築永寧堡其地窪下居兩山間疏惡難守今既修豐州則永寧堡深在腹內無所復用臣等以爲不若遷永寧堡於豐州故城其兵馬芻糧不更增益但擇使臣有材略者使守之不必假以知州之名仍召募蕃漢之民使墾闢近城之田俟民物繁庶皆如其舊然後升以爲州亦未晚也取進止

論上元遊幸劄子

臣等伏見今歲以祈穀改日之故車駕併以十三

十四日幸諸寺觀且等竊惟上元觀燈本非典禮正以時和年豐欲與百姓同樂爲太平之榮觀而已去歲四方諸州多罹水旱饑寒孤獨流離道路伏計陛下念此未嘗去心竊恐有司不明大體務循故事無所減損不稱陛下子愛元元之意又連日遊幸在於聖體亦爲煩勞伏望陛下比之每歲特減遊觀之處以閔恤下民安養聖神天下幸甚取進止

論以公使酒食遺人刑名狀

臣聞聖王之教尚忠厚而責儆悌故詩有鹿鳴伐木既醉行葦宴好之相樂刺乾糲之失德禮有幣帛饗餼行於邦國贊獻飲酒施於鄉黨是以風俗純和協氣流通漢景帝詔曰吏受所監臨以飲食免重其更議者今丞相廷尉議曰吏及諸有秩受其官屬所監所治所行所將飲食計償費勿論卓茂爲密令民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曰凡人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仁愛也鄰里饋遺此乃人道所以相親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邪民曰然則律何故禁之茂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汝一門之內小者可刑大者可殺也近歲以來中外有司喜以微文刺舉苛細至於宴飲相從酒食相饋皆集累成過詆以峻法尋聞知鎮戎軍曹脩受鄰州所送公用酒已而自首法官處以賊罪陝西都轉運使彭思未奏據密院劄子賈漸起請除舊例送酒食外不得賈置金帛作土風贈

遺并省司參詳今後以公使錢置買珍異等物及見錢送與人者並從違制定斷其收受人坐贓論其有公使錢人受還答之物入已准盜論令曹脩因陳首雖兇書罰尚負贓名使人疑惑乞明立條約朝廷命有司參議至今未決臣竊詳舊條之意明許以酒食相遺其有公使錢人受還答之物正謂珍異見錢今曹脩所受止於樽酒隨而自首已爲刻薄法官又以贓罪加之剖析一條以爲二事不察人情不顧大體若朝廷因之遂爲著令臣恐忠厚之俗益衰滄薄之風遂長百司庶尹無所措其手足虧損聖朝堂堂之化非細故也臣今所言非爲曹脩除雪贓名欲望朝廷申明條應以公使錢及財物贈遺人及受者各坐贓論其監臨之官受所監臨或因使於使所及經過處受取者並準律文處分即贈遺人而受其還答入己者准盜論並須贓滿五匹以上方得科罪其不滿五匹及以飲食之物相饋餉者皆勿論如此則人情有以相接貪吏不能爲姦百司有所循守矣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論諸科試官狀

右臣伏見朝廷取勘諸處發解考試諸科官以所解之人到省九不十不者臣竊惟國家本設諸科以求通經之士有司專以上文下注爲問已爲弊法竊聞去歲貢院出義題官更於弊法之中曲爲奇巧或難合句讀故相迷誤或取卷未經注字數以爲問目雖

有害記誦之人亦不能對其於設科本意不亦遠乎是則罪在貢院出義題官不在諸處發解官也今舉人被黜已非其理又并發解之官亦坐停替臣恐自此爲吏者益務奇巧從學者益弃本原殆非所以省刑罰隆經術也伏望朝廷更取本處發解上件諸科試卷委官覆考其通粗合格者特與免罪不合格者乃依法坐之仍勅貢院將來科場選擇通經術曉大體之人充諸科出義官依條出義毋得更如今來詭僻苛細至時如有十不九不之人然後取勘本處發解考試官依前後條貫施行如此則彼皆無辭于罰論者亦不以爲冤矣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論上元令婦人相撲狀

右臣竊聞今月十八日聖駕御宣德門召諸色藝人令各進技藝賜與銀絹內有婦人相撲亦被賞賚臣愚竊以宣德門者國家之象魏所以垂靈度布號令也今上有天子之尊下有萬民之衆后妃侍旁命婦縱觀而使婦人羸戲於前殆非所以隆禮法示四方也陛下聖德溫恭動遵儀典而所同巧佞獻技以污清聽明竊恐取議四遠愚臣區區實所重惜若舊例所有伏望陛下因此斥去仍詔有司嚴加禁約今後婦人不得於街市以此聚衆爲戲若今次上元始預百戲之列即乞取勘管勾臣僚因何置在籍中或有臣僚援引奏聞因此宣召者並重行譴責庶使巧佞之臣有所誠懼不敢導上爲非禮也謹具狀奏聞

伏候勅旨

正家劄子

臣先曾上言爲前宮句亮國公主宅內臣等過惡至大乞不召還近聞傳宣入內侍省令押上件內臣梁懷吉赴公主宅依舊句當外議諠譁無不駭異臣聞太宗皇帝時姚坦爲亮王宮翊善王有過失坦輒盡言諫正王及左右皆患之左右教王詐疾踰月不朝太宗甚憂之召王乳母入宮問王起居狀乳母曰王本無疾但以翊善姚坦檢束太嚴王舉動不得自由鬱鬱成疾耳太宗怒曰朕選端士爲王僚屬固欲導王爲善今旣不能納用規諫而又詐疾欲使朕逐去正人以求自便其可得乎且王年少不知出此皆汝輩教之耳命梓至後園杖之數十召坦慰勉之太宗非不受其子也誠以受之則莫若納之於善若縱其所欲不忍譴訶適所以害之也齊國獻穆穆大長公主太宗皇帝之子真宗皇帝之妹陛下之姑於天下可謂貴矣然獻穆穆公主仁孝謙恭有如寒賅奉李氏宗親備盡婦道愛重其夫無妬忌之行至今天下稱婦德者以獻穆穆公主爲首獻穆穆公主豈不自知其身之貴哉誠以貴而不驕然後能保其福祿全其令名故也臣謂陛下教子以義宜以太宗皇帝爲法公主事夫以禮宜以獻穆穆公主爲法則風化流於四方聲譽施於後世今陛下曲徇公主之意不復裁以禮法使之無所畏憚陷入於惡觸情任性以邀君父憎賤

其夫不執婦道將何以形四方之風垂來世之則易曰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此言家道尚嚴不可專用恩治也伏望陛下斥逐梁懷吉等復歸前來貶竄之處其公主左右之人欲使陛下召還梁懷吉等皆教導公主爲不善之人也悉宜治其罪而逐之別擇柔和謹愿者以補其缺仍戒教公主以法者天下之公器若屢違詔命不遵規矩雖天子之子亦不可得而私庶幾有所戒懼率循善道可以永保福祿不失美名不然衆人所云甚可畏也取進止

優老劄子

臣聞古之聖王尊禮黃髮屬任以政者蓋以其更歷天下之事練習爲治之體故也昔肅南熊年九十見文王文王曰老矣肅熊曰君若使臣捕虎逐麋臣已老矣使臣坐而策國事臣年尚少也近歲以來大臣高年者皆不敢自安其位言事者又欲以擊搏大臣爲名從而攻之此豈爲臣盡忠至公之道哉凡言事者當爲國家進賢退不肖使其人無可取雖少壯何爲果有益於時雖老何傷也臣竊見樞密使張昇屢以老疾辭位臣平生與昇迹不相接無絲毫恩分然竊聞其爲人忠謹清直不可干以私臣不敢上避聖主之疑下畏世俗之謗隱忠不言以利其身伏望陛下深念宥密之地不可任非其人先以聖意揣度若未能得賢於昇者則使昇且居其位於事亦未有曠廢也若昇必不可留則願陛下慎選德望材器爲衆所

服知王體曉兵略者以代之不可以不擇其人之可否使循資累叙而爲之也取進止

論張田湖南提刑狀

右臣竊聞朝廷差屯田員外郎張田充荆湖南路提點刑獄田之爲人傾邪險薄前知諫院唐介言之甚詳伏計朝廷已熟知之提點刑獄專按察之柄繫一方休戚今以傾邪險薄之人爲之誠未見其可况田曷者止自通判資序權發遣三司判官因罪左遷知蘄州議者已謂之太優今到任未及三年遂作監司臣竊恐士大夫爭欲効田所爲以爲進取之捷徑不惟任使失人抑亦敗壞風俗伏望朝廷寢田新命更擇端士以代之實遠方吏民之幸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論張田第二狀田朝修知州上

右目近曾上言張田不可充荆湖南路提點刑獄未蒙朝廷施行巨竊以吏者民之紀綱提刑獄吏之師帥苟不得其人則一方咸受其弊又凡今之朝士自常調進用者皆自此官爲始國家尤宜慎擇其人田資性險薄色厲內荏毀譽出其愛憎威福發於喜怒陵其可陵侵其可使真小人之雄傑而時俗以爲賢才夫不善之人天下皆知其不善斯不足疾也惟眾人謂之賢而實不肖者君子疾之昔漢文帝欲以竇夫爲上林令張釋之以爲竇夫利口捷給恐天下隨風而靡唐太宗見進士等第怪其無張昌齡王公謹

名王師明白二人有文無行恐變陛下風雅今提點刑獄其爲輕重非特上林令與入等進士之比也臣願陛下必選忠厚方正實有治行者爲之其飾僞行險躁於進取如田比者皆不可用也臣今所言非專爲湖南之吏民亦爲國家重惜風俗伏惟陛下察其愚忠其荆湖南路提點刑獄乞別賜擇人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論張方平第三狀

右臣先曾上言秦鳳路經略安撫使張方平怯懦輕易乞更擇人至今未蒙朝廷施行巨竊聞拓拔亮祚年齒長猖獗狂好兵常分之外邀求無厭董道凶悍狡獪起其父兄朝廷官爵不滿其意頗懷怨對與契丹結婚陰相表裏此朝廷所當旰食而憂也秦州居二虜之交爲陝西四路之首軍馬民夷最號繁富而以怯懦輕易之人守之是委羔豚於虎狼之蹊也臣竊爲國家危之况方平其他材識素無所長止以文辭致位至此茲茲貪猥上論共知今不可使之守邊事狀昭然而朝廷掩覆其過曲加保全愛一人而失一方巨竊以爲過矣伏望陛下不以邊事爲細而忽之速治方平之罪嚴加譴謫更擇沉勇晚兵之人以代其任不然必待有烽燧之警然後易之則寇已深矣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論李瑋知衛州狀王明仁知州上

右臣竊聞駙馬都尉李瑋出知衛州充國公主入居